

木棉集

木棉集

民國十七年六月廿五日

戴傳賢題



靈龔野
丙寅所爲
五種曲

導言

去秋長洲吳瞿安先生南來講學，余亦旋濫竽中大，東山蕭齋，每於斜風細雨之夕，酣歌達戶外，固不知南炎尚有幽人焉。瞿安先生偶出示龔野五種曲改本，讀之俊逸爽朗，釐然有當於心，思有以刊之。會瞿安先生以事北旋，彙留顧頡剛先生處，已而大亂作，同人大半星散。春間始稍稍聚集，論世衡文，亦往往而有木棉集編刊之議，遂定。顧頡剛鍾敬文兩先生及余乃彙爲此刊：戲劇爲甲集，小說爲乙集，詩歌爲丙集。部次旣遂，乃弁數言，以告讀者。

近日鑑賞文學之最紛若者，厥爲文學之體製是。文學體製之變，爲歷史上顯明之事實，且亦爲自然趨勢；一時代藝術之進步與社會生活思想，皆爲一時代文學體製形成之因。然體製雖變，而其表現喜怒哀樂，與反映社會則一，故古今中外之文學，其時代

地域社會民俗劇異；即同時代地域之人，在各該階級對於文學之欣賞亦自不同；而其竟能以溝通者，則人之情感固同也。故賞鑑文學，當以其能否感動人心爲準，體製者，爲輔助感情表現之各種方式而已。文學本爲一種技巧，賴文字表現以溝通人之感情，以視音樂，實屬低能。故文學作品之佳與否，又多視其含有音樂效能之大小而定。故此文學體製恆循音樂之變而變。樂府，詞，曲，皆爲其例；即今後新詩體製之創，亦必精研西洋音樂，而另鑄流動活躍繁複之新體也。

中國近世，一切均受西洋文化之激盪，呈劇烈變化。此時代之代表文學，固屬此完全受西洋文化影響者，亦爲已然之事實。然新體發生，覺有能於舊體中善變之者，亦足以標舉一時，未必不能有超越之作品。此宋詩不以詞學盛而微也。木棉集之刊，竊本是指，體製之新舊不計焉，要在其佳與否耳。

民國十六年六月十日余永梁

盧冀野五種曲序

盧君冀野、自南都郵示曲五種、曰琵琶賺、曰茱萸會、曰無爲州、曰仇宛娘、曰燕子僧、各以一折記之、與元王生圍棋闖局格同、置諸案頭、奏諸場上、交稱快焉、余按諸折中、琵琶賺感嘆滄桑之際、無爲州紀述循良之績、于家國政俗、隱寓悲唱、已非率爾操觚之作、若宛玉一劇、尤足爲末流鍼砭、蓋禮教廢而人倫絕、夫婦之離合、不獨可覘世風之變、而人情之淳澆、卽國家興亡所繫焉、曲雖小藝、實陳國風、而可忽視之乎、近世工詞者、或不工曲、至北詞則絕響久矣、君五折皆俊語、不拾南人餘唾、高者幾與元賢抗行、卽論文章、亦足壽世矣、冀野諸作、皆削藁於丙寅、時余方主南雍、每一折成、輒就余商榷、余亦相與上下議論、擊青溪之楫、邀留步之歌、回首前塵、有如昨日、曾不一載、而颿流雲散、無從合併、昔日絃誦之地、有如夢寐、余且託跡炎方、飲椰醪而采荔實、人生聚散之跡、匆匆若是、試取

一載所身歷者、播諸爨弄、假袍笏以登場、有不慷慨泣下者哉、冀野書來、將以此詞付諸
剖氏、屬題簡端、因雜述之如此、海南操翰、又不止渭北江東之感矣、丁卯十月長洲同學
兄吳梅書于廣州東山寓齋

木棉甲集

檀青引

江東楊 圻 雲史

蔣檀青。京師人。善琵琶。工南北曲。咸豐中樂部第一。長安名士宴賓客。非檀青在座。則不懽。文宗數幸圓明園。當夫棠梨春初。梧桐秋晚。萬幾之暇。輒召梨園子弟。奏新曲。至檀青一發喉。則天顏霽懌。以是賞賜無數。上每避暑熱河。檀青必侍焉。時髮逆犯順。據金陵。海內騷然。英人背約。焚圓明園。旣而議和。十一年七月。文宗皇帝升遐。熱河。穆宗卽位。離宮別殿。八音遏密。金風玉露。候令淒涼。明年至京師。嘗於暮春進園。翠華恍惚。玉殿虛無。惟玉河潺潺。落花灑灑。宮柳數株。黃鶯一聲而已。慟哭而返。久之無所合。乃從人至江南。時江淮間。居民大亂。南北路絕。檀青抱琵琶。沿門賣曲。英雄末路。同此一哭矣。同治甲午。克金陵。東南遂定。而檀青終不得返京師。光緒乙

未。余爲廣陵之遊。與客餞春平山堂。遇檀青於座。白髮蒼然。衣冠敝敗。爲彈商調一曲。淚隨聲下。一座愴然。因自述少年事。及文宗宮中事。言辭淒切。愁氣改容。又曰。嘗憶咸豐七年二月夜晏。特召演唐明皇宮中事。數折。上大悅。賜枷楠香珠玉鈎帶各一事。由今思之。且四十餘年矣。每念及先皇。不勝悲悼。因嘆曰。從此以往。無復此樂矣。言間歔歔。余亦黯然泣下。丁酉秋于青溪見之。哀音愴惻。益復傷心矣。戊戌清明日。薄雨未晴。烟草方綠。讀杜少陵江南逢李龜年詩。悽然傷心。因思檀青之與龜年。同一流落也。乃爲之傳。而作長歌以記之。詩曰。

青山白髮眼中人。寥落相逢酒一樽。離亂琵琶天寶曲。太平烟雨廣陵春。南朝舊恨東風送。江南江北春愁重。隋帝堤前江燕飛。玉鈎斜畔桃花夢。高台置酒雨冥冥。花落鶯啼入座聽。腸斷殘春更送客。傷心又見蔣檀青。座客相邀皆歡笑。清醪痛飲千壺少。玉柱哀絃次第推。殘陽彈出江南調。朱絲愁結夜龍吟。斷續青雲轉曉禽。無限哀音無限恨。千言萬

語總傷心。合座相看苦鳴咽。金槽彈罷愁懷絕。同是傷情兩樣愁。龜年身世何堪說。家在
長安順治門。梨園舊事不堪論。長亭舊日多名士。南內當年侍至尊。圓明園裏風和鬯。昆
明湖上生春漲。紅樹四圍妝上林。青山萬笏朝仙仗。宮闕沈沈魚鑰開。柳烟深淺見蓬萊。
妝台明鏡雲中落。別殿笙歌畫裏來。君王旰食勤朝政。景星不動乾坤定。萬方鐘鼓與民
同。深宮無事怡天聽。太液春寒召管絃。官家內宴杏花天。上陽宮裏春如海。五鼓初傳燕
子箋。沈香亭畔繁華重。畫燭如椽爐煙擁。一曲紅牙奏玉皇。金錢頒賜承恩寵。金陵愁氣
下江東。百二關河夜火紅。猿鶴山中驚孖彗。漁樵江上哭秋風。羽書夜入昭陽殿。東南血
戰青燕徧。賴有當年李郭才。江山一哭新亭宴。避暑溫泉夜氣清。宮華露冷月華明。驚心
唱到長生殿。直是漁陽鼙鼓聲。雲低月黑攙槍吐。珠樓玉檻都淒楚。咸陽三月燼阿房。可
憐一炬成焦土。和戎決策定蒼黃。玉輦金虬返大荒。金井秋槐淒月露。蒼梧殘照弔巫陽。
玉車展轉殯宮足。天降神君膺寶籙。左纛長陵千古哀。九洲薤露傷心曲。鼎湖寂寞使人

愁。御苑荒涼未忍遊。殿趾燼餘芳草綠。宮門人去落花流。御溝春水流紅去。黃鶴白鷗愁。
無主。茂陵玉盃下人間。秦宮寶鏡知何處。微臣何日報深恩。淪落三吳涕淚身。檀板紅簫
歌舞地。秣陵煙月綺羅塵。十年轉戰江南地。中興目睹新王氣。南地江山北地人。天涯那
少傷心淚。糊口江淮四十年。花朝寒食禁煙天。春江酒店青山路。一曲霓裳值一錢。勸君
莫作多情客。舊事君看都陳迹。南部煙花廿四橋。六朝金粉吳宮宅。屈指依稀事兩朝。玉
京天上恨迢迢。青山從此無今古。萬歲千秋咽暮潮。

琵琶賺雜劇

家麻

正目 琵琶賺蔣檀青落魄

〔北正宮〕〔端正好〕（淨扮蔣檀青抱琵琶上）錦江南。春如畫。抱一面舊琵琶。走遍天涯。怕前頭鸚鵡迎人罵。况又是前朝話。咱家乃咸豐宮中樂部蔣檀青是也。如今流落江南。正在落花時節。勞人草草。負

了這一片春光。想咱餬口四方。憑着這一面琵琶。相依爲命。說也可憐。記四十年前。隨俺入宮的時候。那是什麼光景。到今日俺落魄江湖。大內亦非復當年景象。可惡那英吉利國的番奴。把圓明園付之一炬。強權世界。那裏還有什麼公理可言。只恨當日在朝一班委靡不振的庸夫。一個個不顧國家興亡。只貪自己的安樂。思之可恨也。

〔滾繡毬〕沒一個張子房博浪沙。只一曲俊楊妃媚眼花。獨自的裝聾做啞。一個個大纛高牙。先帝在天之靈。能無一嘆。有福的別了咱。無情的恨了他。羞殺他麒麟。揎一班措大軟哈哈。愧煞烏紗。這穴中螻蟻。真無用。眼看他錦繡河山亂似麻。都做了鼎沸魚蝦。

從前事不消提起。想起來轉覺令人傷心了。來此已到維揚地方。正是江南好風景。煙花三月下揚州。只俺有心人。對此繁華。益增惆悵。論起俺身世。倒與李龜年一樣淒惶。眼見著夕陽西下。怕已有了酉刻時分。不免落店去也。(下)

(丑上)春光二三月。陌上遊人行未絕。只怕歸來日已傾。到此何妨歇一歇。您道在下是誰。東南西北四路指揮使。坐鎮這座招商大客寓。李大老爺名喚小七的便是。此刻到了黃昏。正值俺衙門上市。因此啓俺大駕。光降門前。指揮便了。於今先把旗兒高高掛起來者。

〔淨上〕來此廿四橋邊呀。招商客寓。已在目前。借問掌櫃的。此處可有空屋麼。〔丑〕有有、請進去。〔進科〕〔淨〕咱一路奔波勞頓。異常疲憊。權且假寐片刻。喚您時再來啵。〔丑〕〔應下〕〔淨〕

〔叨叨令〕俺一雙破襪閑遊耍。便天南地北無冬夏。只這四條絃彈得俺寒毛乍。莫笑俺困來一枕瓜棚下。兀的不是笑殺人也麼哥。兀的不是苦殺人也麼哥。須知那風波塵海多。驚怕好不困倦人也。〔睡科〕

〔搥鼓科〕〔雜扮番將番兵蜂擁遶場俱下〕

〔揉眼恍惚驚科〕嚶。剛纔隱約過去一隊兵馬。彷彿當日殺進皇都。英吉利的番兵番將。咱想他們西洋大國。自號文明。只知殺人奪城。那裏知道什麼仁義道德。可憐俺們中國人。又太知道仁義道德。只落得吃下一場大虧。此後當知猛省了。

〔倘秀才〕他那裏厲兵秣馬。我這裏自尊自大。省可的舉國都如花木瓜。縱然有三寸舌。還能罵。只教他一輩子不着家。弄出這許多話。嚶。

〔場上作火光衆喊科〕〔驚科〕

不好了。圓明園一片火光。咳。這何苦來。你們既掠俺財。復侵俺地。還把俺們這數千年奇珍異寶。萃集地方。化爲灰燼。英奴英奴。您們之罪。不在項羽咸陽之下了。噯。

〔滾繡毬〕那裏有定中原。老孔明。老元戎。姜子牙。這火勢兒比咸陽還大。眼見得宮闕塵沙。雖是他小番奴弄狡滑。可惜的朝廷倒架。使不出勢劍銅鑕。空教人西宮南內悲秋草。只賸俺落日西風。聽暮笳埋怨誰家。

可恨呀。可羞呀。此仇此恥。倘不能報。焉得爲人。

（雜扮各大臣狼狽逃走繞場下）

眼又見一班懦夫。倉皇奔去。可笑您們得意之日。個個趾高氣揚。如今事起倉皇。又一個個東奔西走。〔塞鴻秋〕往常間九卿六部抬聲價。一年四季多瀟灑。陶然亭多少忙車馬。崇效寺多少閒杯罍。萬柳堂楊柳佳。十刹海荷花大。幾曾料半空中霹靂從頭下。

哈哈。既有今日。何必當初。恐未免悔之過晚了。

（呵欠大醒科）方纔所見。却原來是一場春夢。日之所思。夜形於夢。只怪俺不肯忘了當年影事。所以常常現。

於夢寐。不知這個夢境。到了何日纔能醒來。俺今日雖夢猶醒。怕天下人雖醒猶夢哩。

〔耍孩兒〕笑咱家慣說淒涼話。問醫國手有何妙法。俺寸心中吐出惡根芽。那裏也。舌粲蓮花。這一場惡夢何時了。（指琵琶科）怕半世生涯未必佳。丟開罷。儘着他墮中得鹿。也不管井底鳴蛙。

（作四更科）一夢醒來。已及四鼓。茫茫長夜。天尙未明。恐怕到了天明的時分。國人或可醒了。咱憑一面琵琶。往來南北沿門叫唱。近於乞食爲生。不識知俺者尙有幾人。蹉跎半百。回首興嗟。咱自家想起來。

〔煞〕愧不如屈大夫賈長沙。論聰明還在龜年下。這飄搖身世。年年老祇落托江湖處處家。搔白髮。俺莫談家國。且弄琵琶。

從今後咱只願做一隻啼晨之雞。朝朝暮暮彈著琵琶。訴俺心事。任他千里迢迢。咱都不怕。如今離光明不遠。又要料理行程。所謂馬蹄明日天涯路。猶是燈前昨夜人。咱便出門去也。

〔尾聲〕調新絃重說法。便芒鞋踏破都不怕。且準備着幾支兒醒世歌詞。作道情打。（下）

茱萸會雜劇

蕭豪

正目 茱萸會萬蒼頭流涕

(淨扮萬蒼頭上)蒼頭蒼頭。知愁不知愁。老萬老萬。依舊窮光蛋。自家老萬的便是。自從來到常府上。算來已有二十八年半。生的生。死的死。聚的聚。散的散。老夫眼中看來。世上的滋味比水還淡。老萬。您倒不如去做一個和尚了。閒話且慢。尙有事情要幹。今天九月初九。奉了六主人之命。灑掃庭除。預備他們兄弟大張筵席。正好慶賀佳節。叮哈。一年一度重陽節。人世歡顏得幾回。且拿起了筭箒。捧起了箕畚。咱向廳堂收拾去也。(下)

(末常有士上)好在故鄉謀樂趣。每逢佳節換衣新。早開兄弟團圓宴。數盡茱萸少一人。在下常有士。金陵望族。世代書香。三歲而孤。四歲失恃。萍梗飄蓬。居然也能自立。且喜身在家園。尙無跋涉天涯之苦。今乃重九佳節。擬作天倫之敘。昨已分付老萬。此時光景尙早。堂前還沒洒掃。蒼頭何在。

(北南呂)〔二枝花〕(淨上)咱依人苦一生。悔不抽身早。看遍了興亡千載事。都向夢中拋。禁不住風雨飄搖。世態炎涼老。好一似長江東去潮。說將來。一件件妙想。天開一個個心機。異。

巧。唉。老了。老了。朽木不可以雕。世上事也不忍心瞧。(相見科)六爺早安。今天起身恁早。老奴還沒把堂前打掃哩。(末)此刻大約已有卯刻時分。您掃過廳堂。還要去請諸位老爺。(淨)老奴未見吩咐。不知請那幾位爺。(末)東宅的二爺七爺。北宅的三爺五爺。還有垂柳巷的四爺。咱系出同胞。長年疏闊。此番相聚。聊盡手足之歡。老萬。您切莫忘記去者。(淨)還有前面碧桃里的大奶奶呢。(末)俺們是兄弟會。大爺既已下世。何必請大奶奶。(淨)這個。(末)這個怎麼樣。(淨)這個自然從命。(末)對了。請了大奶奶。便不好辦了。還有二奶奶三奶奶多著哩。(淨)洒掃科。

〔梁州弟七〕(淨)俺且把廳堂灑掃。(俺淚科)不由俺珠淚潛拋。(末問科)您爲甚竟哭起來。(淨)俺不似您哭不出的心腸。木石翻歡笑。(末)爲着什麼事來。(淨)俺想起大爺來了。想着他。知人疼。熱識世。低。高。玉樓赴召。金谷難牢。(大哭科)大家緣。風雨飄搖。小書生獨力支熬。想着他。走南園。種麥。耘苗。轉東堂。稱銀分鈔。不隄防。返西方。魂消散。魄消枉勞。這遭。尙留下。伶仃白髮的當家嫂。兀自的不侍奉他。年老。只想他。并白衣裳。事。事操。今日家宴呵。還消不的您。一盞村醪。(末掩淚科)(淨)想老奴初來時。太爺還在。